

纪念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系列丛书

1

THE TRACE OF COMMON PEOPLE

| 安哥 著 |

百姓足迹 生活在1979-2018



■ 岭南美术出版社

纪 念 改 革 开 放
四 十 周 年 系 列 丛 书

1

THE TRACE OF COMMON PEOPLE

| 安 哥 著 |

百姓足迹

生活在 1979-2018



岭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姓足迹：生活在 1979—2018.1/ 安哥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9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丛书）
ISBN 978-7-5362-6606-3

I. ①百… II. ①安… III. ①社会生活—概况—中
国—1979—2018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7274 号

出 版 人：李健军
责任编辑：刘 音
责任技编：罗文轩

英文翻译：程 倩 / Elina Cheng
装帧设计：紫上视觉 刁俊锋 + 黄隽琳

JINIAN GAIGE KAIFANG SISHI ZHOUNIAN XILIE CONGSHU

百姓足迹 生活在 1979—2018

BAIXING ZUJI SHENGHUO ZAI 1979-2018

出版、总发行：岭南美术出版社（网址：www.lnysw.net）

（广州市文德北路 170 号 3 楼 邮编：51004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 × 1092mm 1/12
印 张：19
印 数：1—2000 册

ISBN 978-7-5362-6606-3

定 价：128.00 元

时代·生活·本真

另一种幽默：安哥及他的摄影

王璜生

我很早就听说“安哥”这个名字了，而真正接触他、认识他应该是从2002年我们一起策划组织“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这一大型摄影展览时开始的。那时，他可以说是广东民间摄影界的“德高望重”的人物，说是“民间”，因为摄影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江湖”，而“民间”，只是这大大江湖里的一个另类的“小江湖”而已。那时，我们每次见面，谈工作，谈摄影，谈社会，还有瞎侃时，他总是有点腼腆，还不时插进一些幽默但也有点涩味的笑话，说到兴头时，他就会有点哆嗦地笑起来，那笑声很是特别。

那一年，组织“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摄影展期间，安哥在全国摄影界人缘好，人气旺，他主要负责与各地摄影家联络并组织甄选作品的工作，在选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安哥总用一种幽默的眼光来面对一些社会和生活有点涩味的丰富的视觉内容，而且，他往往会为这样的图像选择而快乐开怀，但这样的笑声也总带有点腼腆的不自在。

安哥毕竟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在皇城根下浸泡过来的“爷们”，心中总难免装着“家”“国”“时代”，等等，而后来他曾被动员热血沸腾地上山下乡，也曾被知识饥饿得生吞活剥“西方”“中国”“经典”“现代”，一路走过来，“愤青”依然，“文艺青年”也依然，多了在岁月、经历、环境，还有个性中生成的那种“草根”性子，特别是有一种“皇城根下的草根”的特色，一种有着大时代、大家国情怀的另类眼光和涩味幽默，从他最重要的两个作品的命名，多少就可以领略到安哥的这种“皇城根下的草根”的味儿：“生活在邓小平时代”的个展与影集，和《安哥的故事——哥哥不是吹牛皮》的图文集，他的

摄影作品，包括题目及拍摄角度，以及他的文字等，无不有几分“认真”的幽默和“不是吹牛皮”调侃的味道。他曾说道：“历史给我们这一代摄影记者的使命是把世事告诉市井小民，不要再让不谙世事的人们受欺凌和愚弄。”

最近看到他的一张“照片”，称为“照片”，是因为它大概不能算是安哥的摄影作品，但是这镜头呈现的却恰恰可能是安哥的一种本真：安哥回到他当年上山下乡的西双版纳农场，在当年两位“北京知青”好友的墓前，赤裸上身、神情凝重地拍下他们重新在一起的照片。那有点松弛和干瘦的肌体，似乎想再次唤醒当年与北京知青好友们一起，光着膀子，洒汗洒血的记忆。一种凝重的历史，一份五味杂陈的青春记忆。这就是安哥。

安哥的摄影记录了他所经历着的这个“美丽时代”，这个“时代”是一种什么样的“美丽”？我们只有通过影集里的照片用眼、用心去体会和感知，去会心一笑……

2016年4月3日于皇城根郊区乡下

汪璜生（原广东美术馆馆长）



| 目 录 |
CONTENTS

001	安哥镜头里的百姓故事 <i>Stories of Common People in Ange's Photos</i>
019	一、历史瞬间 <i>I. Historical moment</i>
031	二、开放百态 <i>II. A Variety of Phenomena in the Opening up</i>
055	三、时代风潮 <i>III. Trends of the Times</i>
107	四、向往生活 <i>IV. A Yearning for Life</i>
173	五、表情记忆 <i>V. A Memory of Expressions</i>
208	艺术年表 <i>The Artist's Chronology</i>
212	后记 POSTSCRIPT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几重观看 / 邓启耀 <i>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Chinese Society / Deng Qiyao</i>

安哥镜头里的百姓故事

Stories of Common People in Ange's Photos

海珠桥上的单车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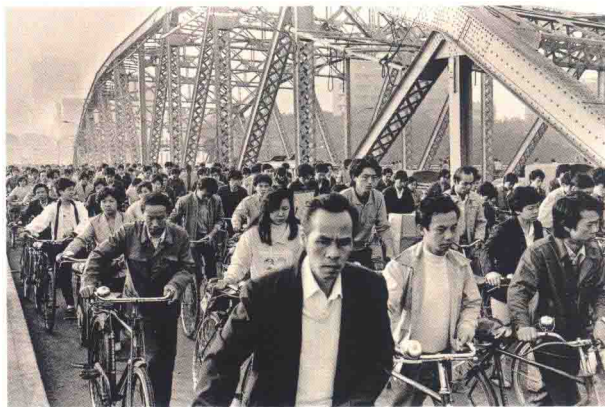
从1975年到1979年我在海珠区南石头当了4年修理工。每天骑单车上下班都要经过海珠桥。上桥的时候，由于坡陡人多，大家都是推着单车低头看路，成千上万的人流静静地向上涌动。一过桥顶，人们都竞相跨上单车冲下桥去，那哗啦啦的车流像是单车的瀑布，可壮观了。

那年头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骑单车的技术都是一流的，从来没见过有人在高速下坡的时候摔倒，否则就会有悲剧发生了。

这海珠桥上的单车流是当年最具广州特色的景观。我入行当了摄影记者以后，我和一些同行都曾登上当年广州最高的大厦——广州宾馆，去拍海珠桥在上下班时的壮观景象。但是，长焦镜头拍出来的画面虽然漂亮，但是它平平的，没有透视感，见不到人物的表情和细节，没有我当年身处人流中的感觉。摄影大师卡帕说：“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吗？那是因为你走得不够近。”他的话对我们纪实摄影师也是合适的。我常对纪实摄影“发烧友”说：“尽量少用长焦镜，用标准镜或广角镜，走近点。”

对于纪实摄影师来说，比摄影技术更重要的是摄影者的社会生活经历。我自认为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始终能抓住时代的脉搏，是与我入行以前在西双版纳当过7年农民和在广州当过4年工人的经历分不开的。入行以后我也不当官，不去评职称，始终在最低层、在第一线做我的专业，用现在时髦的话叫“接地气”，做个安守本业的摄影师，跟随改革开放的大潮记录下百姓的生活点滴，对我来说就挺知足的了。

对于纪实摄影师来说，比摄影技术更重要的是摄影者的社会生活经历。



海珠桥上的单车流，1986年

街头思想者

到了80年代初，广州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于是在广州的街头也出现了他们的蹲姿背影。

改革开放最初的那些年，广州的街头多了很多外来人口，有一次在拍新闻片的路上，无意间发现大街上三个身穿中山装的外地人的蹲姿背影，这种姿势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很典型，也很有象征性，我把它称作“中国的思想者”。我们那个时代以前的人几乎都当过农民，不论是蹲在田埂上抽烟，还是蹲在场院上吃饭，当然还有蹲茅坑方便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个姿势。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学大寨的时候，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和汽车站可常见到这样穿着整齐的“干部服”（那时候中山装也被称作“干部服”）的人的蹲姿，他们都是千里迢迢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取经”的。到了80年代初，广州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于是在广州的街头也出现了他们的蹲姿背影。

我是“40后”，1947年生于辽宁大连。之后我家辗转到朝鲜的平壤、黑龙江的哈尔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家在北京的中南海，后来搬到北新桥王大人胡同1号。1958年，我父母被送去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劳动改造，我成了在北京的三兄弟的一家之长，那时我10岁。一年多之后，父母回来了。1966年，我高中毕业。1968年2月，我跟着同学“上山下乡”到云南西双版纳大勐龙当了7年知青。1975年我回城时来到广州，当了4年工人之后，1979年我走“后门”当上了摄影记者。我虽然32岁才入行，但我的人生经历和见识给了我用镜头思考的底气。30多年来我在广州、广东和全国各地采访拍摄，我其实也像这照片里的三位街头思想者一样，游走在街头巷尾和田间地头，用镜头关注老百姓酸甜苦辣的生活，记录着我们经历的时代。



三个身穿中山装、蹲在街头若有所思的外地人，1982年

1984年，广州首次时装表演

1982年，由香港爱国商人霍英东投资兴建的白天鹅宾馆建成开幕的时候，广州全城轰动，因为这家五星级宾馆向所有老百姓开放。

宾馆内外，从早到晚人头涌动，大家都争先恐后拉家带口地来参观。但是，没有几个人在这里消费。那时候，老百姓还没有这个消费能力。

在当时，广州的各大宾馆，如东方宾馆、迎宾馆、广州宾馆都是不许老百姓随便进入的。里面住的不是华侨和港澳同胞就是外商，老百姓要进去探望亲人，必须先传达室验明工作证或者户口簿，然后打电话通知房客下楼来接你进去，离开的时候，还要登记时间，像现在的政府部门一样。没过多久，全城的宾馆都打开了大门。据说，霍英东当时说：“做生意，人气越旺越好。所以要打开大门，迎四方来客。”很快，老百姓也有能力在这里消费了。

记得是1984年的一天，霍英东从上海请来了一个时装表演队。在公开表演之前，先进行了一场“内部”的表演，坐在前排的都是党、政、军的首长。他们先对这原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演进行评审把关。好在当时广州领导的思想比较开放。改革开放时代广州对城市文化的开放包容也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大众的审美潮流。

改革开放时代广州对城市文化的开放包容也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大众的审美潮流。



广州首次时装表演，1984年

广州高第街的服装小贩

从20世纪70年代末大批知青和被落实政策的人们回城以后，国有工厂和单位无法全部安排他们就业。作为权宜之计，允许他们在自家门前摆摊做小生意。于是，在全国各大城市出现了第一批“个体户”。北京在前门外卖大碗茶的出名了；苏北的傻子瓜子更有名；在广州，高第街卖服装的小贩成行成市，形成了通向全国的时装集散地。那年头，高第街成为外地人来广州必逛的地方，也是全国的服装“倒爷”进货的地方。

高第街就在我家后面，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那里还只有零星数十家摊档，卖的都是香港亲友带回来的时装。这位大眼睛姑娘躲在柜台下面警惕地东张西望，她告诉我：她怕被同学或朋友看见。如果见到熟人，她就赶快躲进家里去。那时候，当个体户比在国营单位上班的人显得低人一等。可是没过多久，许多个体户成了“万元户”，成了人们既羡慕又嫉妒的对象。

20年后的一天，中央电视台的《新中国》纪录片摄制组来广州拿着报纸上登的这张照片找到我，拉着我去找这位大眼睛姑娘。我请高第街的工商管理人员帮忙在我当年拍照的大概位置找她。他们找来了3位40多岁长得挺富态的大姐，都戴着金耳坠、金项链、玉手镯，满脸笑容。她们拿着报纸认了半天，谁也认不出来。她们都说：她们当年都是这样，怕见熟人，怕政策变……

如今，高第街作为全国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商贩、个体户的身份已是再平常不过，这张照片算是广州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



广州高第街上的服装小贩，1982年

大排档与夜生活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大批个体经营户的出现，广州夜晚的大排档生意兴隆。这张照片拍摄于中山五路附近的巷子里。

那时候，家庭电视还不普及，长夏之夜天气闷热，年轻人喜欢拎着录音机到江边听音乐、拍拖。后来广州的许多中学办起了夜校，吸引了大批没有上大学的回城知青业余时间来学知识、学技术、学文化。工人文化宫和有些机关单位也举办舞会。虽然歌舞厅和酒吧的兴起还是几年以后的事，但是广州已经开始流行一个新名词——夜生活。

1988年7月，我的影展“开放百态”在中山图书馆展出。在影展开幕之前的一个夜晚，我提着一桶糍糊，骑着单车到广州的大街小巷去张贴我的影展海报。上半夜，街道上、商店里、歌舞厅和电影院里，到处都很热闹。到了下半夜，几乎每个街道都有大小排档通宵营业。到处人来人往的。沿江的码头灯火通明，人们在忙着进货、出货。天亮之前，大小茶楼又开始营业了。广州已经初具“不夜城”的味道了。相比广州人气兴旺的夜市生活，北方就冷清许多。那年10月我去北京历史博物馆做展览时，北京一到晚上八九点钟，街上就见不到几个行人了，连公共汽车都很难见到一辆。我布完展回家，多亏北京的朋友用单车带着我。从天安门经长安街过西单到木樨地，一路上华灯明亮，照耀着静悄悄的宽阔街道。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大城市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样化，夜市生活文化也越来越受到都市人们的追崇。

天亮之前，大小茶楼又开始营业了。广州已经初具“不夜城”的味道了。



广州夜晚的大排档生意兴隆，1982年

小巷婚礼

1987年，广州时兴用花车接新娘。那时候，私人轿车还极少，市民都是租的士接新娘。接新娘的的士都先到大南路西口的几间花店用鲜花装饰一番，车头上还装上一个穿婚纱的布娃娃。花车来到新娘家门口要先放一串鞭炮，等新娘和新郎上车以后，花车在鞭炮声中招摇过市。花车并不直接开去新房，要在市区绕过万福路、吉祥路、长寿路等有吉利意头的路段。

那天中午，我正在泰康路单位食堂吃午饭，一听到楼下鞭炮响，我放下饭碗，提起相机袋就冲下楼去。我追着接新娘的队伍进了木排头。木排头巷口只能并排走两个人，花车开不进去，就停在泰康路上。我跟新郎官打了招呼，就跟着他们一路拍照。

胶卷冲出来以后，我非常兴奋，这张在泰康路木排头巷口拍的照片可能是我一生中拍得最好的照片之一了。穿着白色西装的新郎和穿着红色婚纱的新娘望向前方的眼神和给他们让路穿短裤的人，背身望向他们，形成一种颇为戏剧性的情节。打着红伞的伴娘、巷口斑驳的墙以及骑楼上方一排打开的玻璃窗，种种细节就像是舞台布景，烘托出两个主角和一个配角，他们带着广州本地人的气质，令广州小巷里的婚礼更有当地的时代特色。

花车并不直接开去新房，
要在市区绕过万福路、吉
祥路、长寿路等有吉利意
头的路段。



广州市泰康路上的小巷婚礼，1987年

中国首次选美

1985年年初，广州市团委为了配合“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一帮热情而有理想的共青团干部策划了一次选美活动，叫作“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在当时中国的大城市还是第一次，虽然基本上没有外国选美的经验可学，但他们办得很有特色。

1985年2月3日晚上7时开始的预赛在回民小学里举行。在广州解放中路428号回民小学的大门上有一幅红色的标语：“美在你身上”。550多位俊男靓女陆续来到这里参加“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的预赛。

面试是由“考官”对每位参赛者从表达能力、形体气质、容貌仪表等方面进行考核。广州服装公司时装表演队的演员们虽然服饰华丽、步态大方，但文化水平低，在表达能力和涵养方面被扣了不少分。白天鹅宾馆的参赛选手谢若绮穿一身蓝色的丝绒连衣裙，潇洒端庄，脸上带着稚气，开口一笑很是动人。她和考官以英语和日语问答更是语惊四座，最后她唱了一首日本歌曲博得满堂喝彩，当场被列入参加初赛的名单。我的这张照片被香港七家大报同时刊登。海外传媒纷纷向我社约稿。我立刻忙了起来，把剩下的照片都发出去仍供不应求（那时候，境外记者还不能在国内自由采访）。

在今天，各种大大小小选美活动已然层出不穷，可在那个年代，向公众展示美丽如同一个风向标，激发了大众对美的天然向往与热情，这一组照片的人物在服饰、表情上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美好生活。

550多位俊男靓女陆续来到这里参加“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的预赛。



中国大酒店请来了香港的化妆师为参加选美决赛的选手们化妆，1985年

广州新华电影院的歌舞厅

那年头，因百姓的夜间娱乐生活的需要，广州引进了先进的音响设备和炫目的灯光设备，开设了几间歌舞厅。但是因为年轻人都不会跳相对斯文的交谊舞，交谊舞一般是机关单位开联欢会跳的舞，年轻人喜欢跳没有什么规矩可以自由发挥的迪斯科。可是没过多久，文化管理部门认为迪斯科的音乐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靡靡之音，迪斯科更像是“群魔乱舞”，于是下令这些舞厅关门歇业。过了没多久，中山五路的新华电影院的歌舞厅在白天开设了老人场，吸引了许多退休的老干部来跳舞。于是，全市的歌舞厅都顺理成章地重新开放了。当然，夜场也就关不了了。

当时，我和沈宏菲在《南风窗》杂志开设了两个版的专栏，我拍照片他写文章。刊出这张照片的那一期杂志出街后不久，沈宏菲笑嘻嘻地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在街上见到他，对他说：“嘿！你们拍的那个老太太是我妈。她就是那样——整天爱去跳舞。”

交谊舞一般是机关单位开联欢会跳的舞，年轻人喜欢跳没有什么规矩可以自由发挥的迪斯科。



广州新华电影院的新歌舞厅，白天开老人场，1985年